

外国美术资料译编



2

人民美术出版社

外国美术资料译编

第二辑

人民美術出版社

外国美术资料译编
第二辑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平野 装帧设计：刘继明
北京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79年3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书号：8027·6948 印数：1—24,000

内部发行 定价：0.43元

出 版 说 明

出版这套《外国美术资料译编》，是向我国美术界介绍国外有关美术评论和动态的资料，其中有的是供分析批判用的反面材料，有的是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研究性文章，还有的是情况和动态的介绍。编印这些资料，希望有助于扩大眼界、丰富知识、了解情况，为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

这套书今后准备陆续编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使其不断改进，切合需要。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

目 录

- 巴黎公社与美术……………(1—8)
- 库尔贝与巴黎公社美术家协会……………(9—20)
- 儒尔·瓦莱斯关于库尔贝的三篇文章……………(21—36)
- 关于墨西哥画家西盖罗斯的情况……………(37—43)
- 革命画家西盖罗斯……………(44—50)
- 西盖罗斯政治生活与艺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51—55)
- 西盖罗斯艺术活动的五个阶段……………(56)
- 西盖罗斯写给在墨西哥集会的艺术评论家
的公开信……………(57—60)
- 西盖罗斯在绘画技术上的特殊革新与实践
经验……………(61—63)
- 西盖罗斯论现代墨西哥绘画等……………(64—69)
- 西盖罗斯关于艺术的若干基本概念……………(70—73)
- 库尔贝与二十世纪美术……………(74—85)
- 法国印象派与约翰·雷华德的书《印象画
派史》……………(86—96)
- 国外美术简讯……………(97—101)

巴黎公社与美术

有时候人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巴黎公社没有能够促使产生当代伟大的艺术品——这种想法，就是认为，一种新的美术创作，可以在几个革命的星期之内机械地制造出来。这也就等于拒绝去考察巴黎公社对于当时最先进的美术运动所保持的那些联系。

这种先进的美术运动，早在第二帝国时代的最后几年已经逐渐形成，它是以那些后来构成为“自然主义”学说的原则为中心，同时在美术的领域内，由艺术家们进行的反对帝国专制的战斗中形成的。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1860到1870这十年中，那些年轻的画家差不多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人，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些画家中，反对帝制的情绪日益高涨，他们愿意放弃那些“学院”派的绘画题材和唯心主义的绘画，而去描绘他们自己时代中的东西和人物。马奈放下了他那些西班牙风格的法国画，不再乞灵于陈腐的规范，放弃了那些自称为古典派的题材，例如《田野演奏会》、《草地午餐》、《奥达里斯克》、《奥林比亚》等；他创作了《琪尔萨日和阿拉巴玛的战斗》，并且在南方派战船在瑟堡港外被击沉的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就举行这幅作品的公开展览。他的《马克西米里昂的处决》也是在同样情况下创作的。德加也放弃了那些以中世

纪的战争场面为题材的绘画，创作了第一幅《越野赛马》图。雷诺阿通过对大自然的临摹创作了风景画《艾斯美拉达》。莫奈于1856年在枫丹白露附近的沙易村创作了他自己的《草地午餐》，这是他最初以巴黎景物为题材的一幅画。毕沙罗放弃了时髦的东方风格画和古典风景，而开始画法兰西岛（赛纳河洲）。此外巴齐尔和塞尚，尤其是后者都转向描绘像《弹钢琴的少女》、《家庭聚会》这一类风俗画。这样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绘画就显得非常活跃了。

在这之后不久，批评家丢朗蒂曾经写道：今后我们在画人物时，再不要脱离他那住宅深处和街道尽头的背景……在他背后和周围那些家俱、壁炉、墙纸的花样，和那一堵能表现他的财产、阶级和职业的隔墙……（摘自1876年《新画》）。

当时年轻的画家们很快地在比他们稍为年长一些的马奈周围集结起来了。他们自认为和1848年那一代的美术家是一脉相传，像库尔贝和米莱就是这样，而柯罗、杜比尼、济埃姆等人则属于法兰西风景画派。库尔贝在指出这些艺术家们向现实主义发展方面所表现的民族性时写道：“今天的法国显示出要重新体现那种已经失去的艺术精神。”（1868年10月17日给卡斯塔尼阿里的信。）

但是这种民族艺术的复兴，不可避免地要和第二帝国当局进行斗争，要和沙龙评审委员会的坚决排斥、官方的猛烈批评及政治审查进行斗争，例如禁止马奈展览和石印出版《马克西米里昂的处决》一事就是明显的证据。

画家们自己也都感觉到了这一场斗争的必要性。他们曾向政府的美术总监纽维尔开克纷纷提出请愿书，要求重新开放“落选沙龙”；这种沙龙是过去第二帝国当局给予被

拒绝参加1863年沙龙展览的美术家们的一种自由，承认他们有权在另一个地方展出他们的作品。后来他们又提出要求“一切美术家只要他的作品曾经参加展出，今后就享有不再被拒绝展出作品的权利。”库尔贝组织了一次个人作品展览，马奈也依法炮制，他们都在1867年万国博览会期间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此外从1864年以来沙龙评委会的委员已经由美术家们自己改选了四分之三，评委会的选举变成了在美术方面和“当局方针”作斗争的机会了。在“每一个美术家都有权利展出自己的作品”这一要求的号召下，美术家都广泛地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1870年评委会选出的委员，除库尔贝和马奈之外，还有柯罗、杜米埃和米莱。

这种认为美术家们自己必须参与组织国家艺术生活的思想，对于9月4日之后所发生的下列事件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当纽维尔开克下台之后，巴黎的美术家们在一次集会上成立了一个负责监督国家艺术珍品的保管工作的委员会。实际上人人都知道，皇家行政当局的习惯，总是想把那些国家博物馆的美术品当作是皇室的私有物。库尔贝被一致通过选为委员会的主席，连儒尔·西蒙也不得不承认委员会具有相当的权力，而委员会则主要把这种权力用于在围城之前组织巴黎美术品的保管工作。除此以外，从库尔贝的辞职信中也可以看出，委员会并没有实权，他在信中说：“委员会不能在博物馆的财政和人事方面建立起共和派的秩序。”不论如何，这总是美术家们为了自己来管理美术事业而结合成的一个最初的组织。

在巴黎起义之后不久，3月25日，中央委员会就在原则上决定重新开放推勒里^①和其他一些巴黎的博物馆。另

一方面由于库尔贝的号召，艺术家们也开始举行自己的会议。库尔贝的号召是在4月6日的公报上发表的一封给艺术家们的公开信，他写道：

“巴黎养育了他们这些艺术家，像母亲一样赋予他们艺术的天才。当前艺术家们为了恢复巴黎的精神面貌，为了重整那些作为巴黎财富的艺术，他们应当鞠躬尽瘁……为此，目前迫切需要重新开放各博物馆，同时认真考虑在最近举行一次展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即开始工作吧，希望各友好民族的美术家都会响应我们的号召。”

在当天举行的艺术家会议上，经过一系列的讨论，成立了巴黎美术家协会；库尔贝被选举为协会的主席。

巴黎公社的执行委员会，在4月12日发表的一项决议中，批准了协会的选举，并给予库尔贝下列任务：

“在最短期限内恢复巴黎城区^②各博物馆的正常情况，向公众开放各画廊展览，并负责妥善安排上述机构的经常工作。”

执行委员会同时还命令恢复一年一度的沙龙展览会。

巴黎公社第一二八号公报

法 兰 西 共 和 国

自由——平等——博爱

巴黎公社授权经绘画艺术家协会大会选举的主席，公

民库尔贝负责于最短期限内恢复巴黎城区各博物馆的正常情况，向公众开放各画廊展览，并负责妥善安排上述机构的经常工作。

公社将于明日（4月13日星期四）下午二时正在医科学校（梯形大厅）召开的公众集会上任命四十六名代表协助上述工作。

此外公社授权公民库尔贝以及艺术家协会的大会负责恢复一年一度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展览会。

1871年4月12日于巴黎。

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署

阿弗里阿尔，伏·库朗，什·德烈斯-柯吕兹，费·皮亚，格·特里冬，阿·维尔莫列尔，厄·瓦扬

各博物馆开放日期：4月12日开始

公告第一二八号

最后，公社执行委员会于4月14日发出的一项决议中，提出召开艺术家会议，以便选出艺术家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邀请了各行业的美术工作者，包括各种工业部门的美术工作者，例如各行业的装饰工匠、布景师、画匠等。画匠欧仁·鲍狄埃被选为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另一方面是“联合会的会员，应该是能够证明自己具有艺术才能的男女公民，证明的方式可以根据他们的有名的作品，或是提出曾有作品参加过展览的证书，或者由两个艺术家作为保证人提出书面保证。”

艺术家协会章程规定，组织由艺术家自己管理的“艺术界政府”，它的任务是：

“保护历史宝藏，发动和推荐一切现代的艺术力量，以教育为手段复兴未来的艺术。”

对于各个博物馆，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特负责美术品的保护和行政监督。委员会有权任命或免除博物馆人员的职务，它负责组织“公社和全国的展览会，以及在巴黎举办的国际展览会”。它将对美术教育事业进行监督和鼓励。

作为协会这个组织的基础的那些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显得有一定程度的混乱，特别是由于那种“艺术要求摆脱任何政府的控制，自由发展”的思想。这些原则表现了美术工作者要从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愿望。但是协会的章程常常是显得忽视公社政府和公社派出的教育代表团，虽然章程中一再提到协会的委员会将就自己的某些活动向公社进行汇报。此外在5月19日举行的公社议会上，曾就一项关于剧院的命令进行讨论，从这次讨论中也看得出对于采纳瓦扬的观点（也是弗朗克尔的观点）这方面，大家都没有成熟的思想准备，瓦扬认为：

“一旦国家以公社命名，公社就应当经常以正义和自由的名义干预美术事业。”

而事实上就其最主要的一些活动来说，不论对于蒂耶尔博物馆珍品的保护或是关于各博物馆负责人员的任命，协会委员会也都征询了公社的意见。

乌第诺被任命为卢佛尔博物馆馆长，雕塑家赫洛和达鲁被任命为副院长，安·吉尔被任命为卢森堡博物馆馆长——在巴黎围城期间他曾掩护过一个野战伤病院，他搜集了失散的美术品，重建了已经被取消了多年的雕塑美术馆。

但是这一项内容丰富的工作，刚开始不久就中断了。

在反革命压迫的刺激下产生的两幅最有名的作品，是马奈的两幅石版画《内战》和《街垒》——这两幅画给我们留下了对公社的记忆，从这两幅画面上，很容易看出它们是《马克西米里昂的处决》的作者的手笔。但是反革命的压迫也产生了另一些结果：它对艺术家们的组织提起了公诉，6月7日协会的主席库尔贝被捕了，其他艺术家也被迫亡命国外。接踵而来的那些反动政治统制的年代，在美术方面，也总是表现为反动美术的年代。由于梅索尼埃^①的倡议，1872年沙龙展览会宣布库尔贝为“没有资格参加展览作品”的人。这位曾经作为青年一代画家无可置疑的导师的美术家，后来竟被判罪，被剥夺，甚至被赶出国外。那些在第二帝国末叶曾经侥幸被那些沙龙展览会接受的年轻美术家，从此以后又被断然地拒绝于沙龙之外了。这种偏见甚至发展到连那些浪漫派画家也受到排斥。

拉·文杜里在叙述这一段情况时写道：“所有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批评和公众的压力才被沙龙接受的画家如德拉克罗瓦、柯罗、米莱、罗梭、杜米埃、库尔贝也都受到社会和艺术爱好者的冷遇。”

一件具有典型性意义的事，是马奈自己建议，要为巴黎新建的市政大厅会议室画一幅装饰画，结果被置之不理。

他要画的是一套表现巴黎中心区的组画，包括当代在市中心活动的各种行业、公众生活和商业……

在当时的统治政权看来，马奈要画的东西，不外乎又是要给这个曾经弄出一个公社来的巴黎增加荣誉。

译注：

① 推勒里巴黎故宫，开始建筑于1564年，巴黎公社时期部分被

焚，后在原地改建公园。

② 本文所指巴黎城区各博物馆包括全部属巴黎管辖的地区，不仅指市区而已。

③ 梅索尼埃为法国风俗画和战争画画家，1815 年生于里昂，死于 1891 年。

比埃尔·若里著 沙 地译

库尔贝与巴黎公社美术家协会

1871年4月6日，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美术家委员会，并委任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美术方面是自由的化身，在对政权关系上体现了独立自主。公社后来在这个岗位上找到这位奥尔南的画师。在库尔贝的推动下，美术家委员会后来改为美术家协会。

库尔贝五十岁了，他画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他的物质生活非常舒适，尽管由于他的“狂妄自大”而被人攻击，但他仍然享有那种只能归功于他本人的最崇高的荣誉。

从库尔贝的体态来说，他已失去了那种浪漫主义的风度。警察局把他描绘成身材高大，肥胖而驼背，由于患背疼而行走不便；长长的灰头发，衣着相当褴褛，一副喜欢开玩笑的农民面孔。他热爱生活，当凯旋柱倒塌以后，他放声高呼：“让我们喝它一杯，唱它一曲吧！”这句话是对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的性格象他魁伟的身材一样豪放，象他故乡的悬崖一样开朗。他具有象山里人那种与众不同的愤世嫉俗的独立性格，他为人正派，说话算数，诚实正直，喜欢开玩笑。他是地道的农民，是人民的力量。

在艺术上，库尔贝第一个提出自由的要求，十九世纪改革绘画艺术的革命就是从 he 开始的。1861年的时候，他就写道：“我相信，一切美术家本身都应该是自己的老

师……”，他又说：“我否认美术教学……，换句话说，我认为美术完全是个人的，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艺术是他自己的灵感和他自己对于传统艺术的研究所产生的才能。”而只有懂得把这种艺术用于为人类服务的人，这才算是现实主义者。

库尔贝认为，绘画就是能够反映当代的风俗、思想、面貌……，总之绘画就是活的艺术。

库尔贝所画的农民和种葡萄的人就是勒南的《磨刀匠》和《筛麦女工》一类的人民。在他的《画艺》即《画室》这幅作品中，他从被摧毁了的浪漫主义废墟上塑造了一个割草人、一个挖掘工和一个象征穷困的爱尔兰妇女。他的宣言里有这样的话：“我同情人民，我应该直接向人民求教，向他们学习知识。是人民养活了我。”这些预言至今仍有影响和现实意义。

这种孤军作战的态度使他陷于被攻击的地位。他成了所谓“世界上最高傲的人了”。然而这种高傲只是他所采取的立场的反映，是他激烈的独立感和自豪感。有人认为库尔贝没有才华，拿不出办法；但他遇事机智，立场鲜明，在这方面远远超过那些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皮埃尔·库西翁的文章正确地评价库尔贝是共和政体的酷爱者，我们说，他酷爱自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教士主义者。但是他十分善良纯洁，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他的朋友“诗意盎然的哲学家”马克斯·比雄，政变时曾被通缉和流放，他首先代表了库尔贝的思想，以后是蒲鲁东，库尔贝的同乡，也是法兰孔图人。蒲鲁东是库尔贝的“导师”，他向库尔贝传授了社会主义。库尔贝在公社会议上宣读他的候选人宣言时说：“我一直在专心钻研社会问

题和与社会问题有关的哲学，我和蒲鲁东同志始终一致地走这条道路。”

因此，临时政府委任他为委员会的主席是很适当的，他的过去说明他的信仰的真诚。在一次罢工中，他为克勒索的妇女们举办了一次画展，他象杜米埃那样拒绝了勋级会给他颁发的十字勋章。

在他的朋友卡斯塔尼里的帮助下，他写道：作为一个公民，在思想上我完全反对我自己接受这种抬高君主制度的荣誉。我已五十岁了，我一直是自由地生活着；请允许我结束我这种自由生活吧；当我死后，人们应该这样说我：“那个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派，任何教会，任何学会，任何学士院，尤其除自由制度以外，他没有从属过任何其他制度。”

异乎寻常的大事件后来使这样一个人摆脱他那种“必然的个人特色”而成为“一支绘画大军的将领”。在他这个年龄，成熟的思想需要用行动来说明，用事实来证实它的成熟并不是不着实的。短暂的公社春天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公社没有在他的艺术方面发现人们应该期待的这样一位理论家的卓越表现的话，那末我们只能归咎于他的境遇，我们不能忘记他刚出狱就遭受病魔和各种痛苦的折磨，不久就去世了。

瓦莱写得好极了：这就是库尔贝怎样由一个画家成为公社社员，怎样由用鲜红的颜料绘画到参加革命流血，怎样由戴草帽变成戴囚犯帽。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纯洁的人，他所走的道路是受苦受难的人和贫穷人的道路。

当公社存在的时候，几乎没有意识到库尔贝向巴黎艺术家们发出的号召。4月5日，他通知艺术家们十三日在医学院圆形讲堂里召开会议。

今天，我寄希望于艺术家们，寄希望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认识能力。巴黎象母亲般哺育了他们，并给了他们才干；目前，艺术家们应该尽他们的最大努力，重新振作精神，恢复各种艺术（这是一笔光荣的债务）发挥其作用，这是巴黎的财富。

“啊，巴黎啊，巴黎！这一伟大的城市刚刚摆脱了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最残忍的普鲁士人，剥削穷人的家伙曾在凡尔赛。巴黎革命之所以正义，完全因为它爆发于人民。它的主力军是工人，它的导师是蒲鲁东。自1800年以来，勇士们都在叹息声中死去；但是英雄的巴黎人民将战胜那些传播奥义和制造骚乱的人们，人民将自己当家作主，艺术家协会将为人所理解，巴黎将享有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光荣。

四百名艺术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公社在11月12日颁布法令授权库尔贝主持的。15日的官方报纸对这次会议做了以下的报导：

大厅的确挤满了人，会议广泛地代表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库尔贝先生主持了会议，参加辅助工作的有穆兰先生（雕刻家）和鲍狄埃先生（工业美术家），后者（指国际歌作者鲍狄埃）首先在会上宣读了由筹备委员会起草、他自己执笔的报告，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它高度地重视现代艺术的需求与命运。

让艺术家来支配他们自己的利益。

这一思想似乎是小组委员会报告的主要精神，就是关于要成立巴黎美术家协会。